

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

一九五八年三月廿二日

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。

西厢记中，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：孙老虎围着普救寺，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，无人送信，开群众会议，惠明挺身而出送信送去。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是坚定之人，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，要在罢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批评领导，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，共产主义的气氛，群众骂你一顿歪口气，并没砍你的头，撤你的职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，是很古的共产主义风格，现在群众的斗争风格很好，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。

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，他历来死也不想办刊物，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，同意今年就办，这很好。我们党从前有《响导》《斗争》《实话》等杂志，现在有人民日报，但没有理论性杂志，历来打赫中央上海各办一个，设立对立石有竞争，现在提示各首都办，这很好，可以提高理论，活泼思想。各省办的要有各特点，可以大部根据本省情况说话，但也可说全国的话，全世界的話，宇宙的话，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。

地方工作同志，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。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，赫鲁晓夫是从地方来的。斗争比较尖锐，更接近自然斗争，比较接近群众。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。泰国赫王在后，但是称帝在先。

要提高风格，讲真心话，振作精神，要有势如破竹，高屋建瓴的气概。要作到这一点，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。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望势如破竹，有精神不振的现象，这很不好，是奴隶状态的表现，象贾桂一样，站惯了，不敢坐。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，但不要迷信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，不能抄书照搬，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。联共党史结束语说：“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，可以改变。如一国不能胜利（按：应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）。”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，不敢称孔丘。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，对汉武帝也称其名，曰刘彻、刘郎，称魏人为魏娘。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老子压住了。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。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，那很危险。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，但有些破烂事。他的语言学、经济学、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，或基本正确的。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。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，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，是否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得多少决定工资的高低。在社会主义中，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，小集团还存在，家庭还存在。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，将来要消灭，有始有终。康有为的

书《大同》即看到此矣。家庭在历史上是生产单位、消费单位、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，教育儿童的单位。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，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，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，只有部分付业。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，更不生产什么东西，变成消费单位、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。教育的主要部门在学校。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。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（分配）付酬。家庭还有用。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，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，也许几千年，至少几百年，家将要消灭。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，思想狭窄得很。这些问题经典著作已讲过，如阶级、党的消灭等，这说明马列风格高，我们很低。

怕教授，进城以来相当怕，不是蔑视他们，而是有无穷的恐惧。看人家一大堆学问，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不怕帝国主义，而怕教授，这也是怪事。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“谢主在恩”的残余。我看再不能忍耐了，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，而是要接近他们，教育他们，交朋友，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，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，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，但读不进去，懂不了，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，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。

不要“自惭形秽”，怕恩斯坦、考茨基、后期的普列汉诺夫，马列主义比我们读的多，但他们并不行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。

现在这种情况已有转变，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论说（厚今薄古）、一封仗（给主席的）、一个通知（准备下达），有破竹之势。但有许多同志，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，如批判胡风、梁漱溟、《武训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丁玲等。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念，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。在过去民主革命中，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，前者为后者的准备，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。但许多同志对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、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，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。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，比如在瑞金，在抗日根据地，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。

王明、陈独秀是一样的。陈独秀是主张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，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，然后壮大无产阶级，再搞社会主义革命。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，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。但是，经过三十多年，还有这样的人，坏人如丁玲、冯雪峰，好人如×××，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，搞“四大自由”，讲农民怕冒尖，他就跟我尖锐对立。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下看，贫农，无人时，才向贫雇农要布。我看很坏。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，使富裕中农